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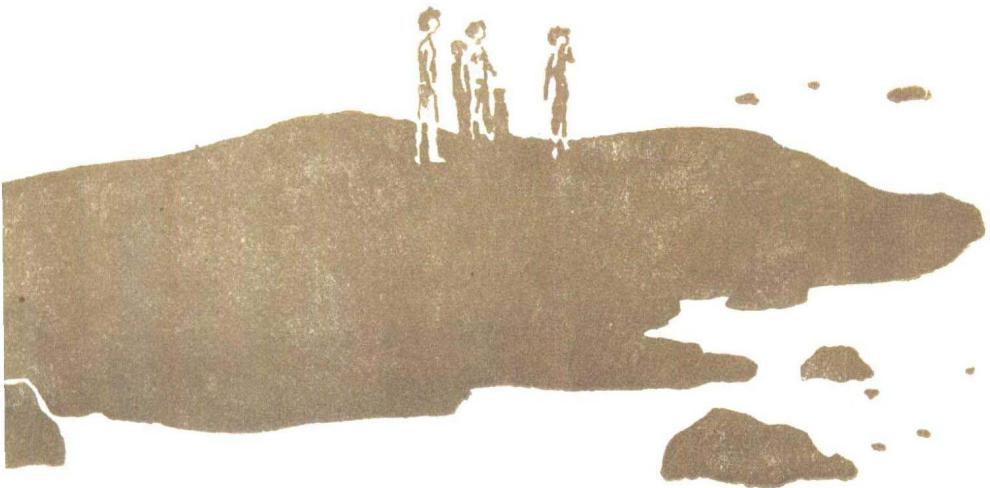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14
蝇 王

1561·4/88



[英]戈尔丁著 陈瑞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蝇 王

〔英〕戈尔丁著 陈瑞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郑凯军
责任编辑 刘微亮

William Golding
LORD OF THE FLIES

本书根据 CAPRICORN BOOKS (NEW YORK)
1959年版本译出

蝇 王

[英]威廉·戈尔丁著
陈瑞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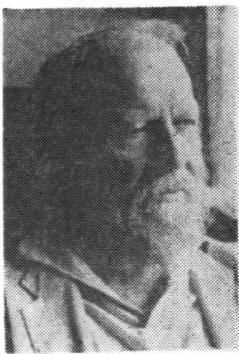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72,000 印数00,001—27,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222 定 价：1.20元



作者像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小说描写了因飞机失事而流落到太平洋一个荒
岛上的一群英国儿童的生活。起初孩子们按照
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选举拉尔夫当“领袖”，
搭造窝棚，燃起篝火，期待营救。但野心勃勃
的杰克却拉出一批人另立帮派，自建部落，身
居洞穴，以狩猎为生，过起了原始人的生活。
他们还多次挑起事端，杀害了两名伙伴。作品
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用隐喻的手法对尔虞我
诈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出嘲讽。

译 者 前 言

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以其1954年所著的长篇小说《蝇王》闻名于世，并因这部小说荣获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而轰动世界文坛。瑞典文学院给予戈尔丁的评价是，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境况。”同时，“他的小说既富有娱乐性，又能引起文学界学者的兴趣，学者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深沉的暧昧与复杂性。”

威廉·戈尔丁1911年9月17日生在英格兰西南的康沃尔，就读于马尔巴勒中学，1935年在牛津大学布里森诺斯学院获学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任教于萨里斯伯里市附近一所基督教学校，1940年参加皇家海军，亲身参加了当时的战争。1945年退役后回到原来的学校教授英国文学，历时十五年。应当说，《蝇王》的问世与他的这一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尽管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长期的文学教学生涯，对少年儿童生活、习性的熟悉，参加过海战及登陆战的丰富经历，尤其是战后各国人民因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不安而对人类社会的过去和未来的种种问题进行探索、寻求答案的社会思潮，无疑都在主观和客观上为《蝇王》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戈尔丁是个多产作家，继《蝇王》之后，他先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继承者》(1955年)、《品契·马丁》(1956年)、《自由降落》(1959年)、《教堂顶》(1964年)、《金字塔》(1967年)、《竭神》(1971年)、《可见的黑暗》(1979年)、《航行礼节》(1980年获麦康内尔奖)以及1984年出版的《纸人》。此外，他还写过散文、剧本和短篇小说，并于1982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活动的标的》。随着《蝇王》的问世以及其后的丰富创作活动，戈尔丁的声望与日俱增。1961年他获得母校的硕士学位；1966年获苏萨克斯、肯特和沃里克等大学以及巴黎第四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仅《蝇王》这部小说已在全球销售了四百五十万册，并于1963年拍成电影。英美各大学还纷纷将这部作品列为文学课必读书，戈尔丁本人也应邀到美国一些大学讲学。

应当提及的是，瑞典文学院评选委员会对戈尔丁的评价是有分歧的。一些名家对他的近作《纸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它平庸无奇，没有创新。不过这无损于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地位，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的作家毕竟是罕见的。

《蝇王》选定的时间是某次战争期间；地点是太平洋上一个美丽富饶的荒岛；人物是一群在飞机失事中幸免于难的英国学童。

这群学童被困在荒岛上之后，便依照文明社会的准则来生活：选出拉尔夫当头头；杰克带领“唱诗班”的孩子照管期待得来的信号篝火并狩猎；猪仔秉性温和，善于思考，成了拉尔夫的“顾问”；只有西门被公认为是有点疯疯癫癫的人。起初，他们生起篝火，搭上窝棚，采摘野果充饥，在与大自然搏斗中颇具乐

园的气氛。但是杰克对自己未被选中当头头耿耿于怀。他食肉欲强，擅离职守去打猎，使烟火自行熄灭，以致驶过荒岛的船只未能见到信号篝火，错过了得救的机会。从此他与拉尔夫产生龃龉，导致分裂。此后，拉尔夫、猪仔、西门和一些小儿童继续设法生起篝火，期待得救；杰克则带领他的“唱诗班”和另外一些孩子身居洞穴，狩猎为生，建立了以他为“首领”的部落，有如回到了原始社会。分裂的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西门和猪仔先后丧生，拉尔夫身历险境，最终才在濒于死亡之际绝处逢生。在小说中，戈尔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编织了紧张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并以哲理、宗教和神话的色彩引起读者种种联想。

在《蝇王》中，戈尔丁笔下的四个主要人物，尽管都是十二岁左右的学童，但个个都是按西方的伦理观念和西方的社会现实勾画出来的。作为头头的拉尔夫正视现实生活，是诚实与正直的化身。猪仔思路明晰，富有理智，经常提醒拉尔夫和其他孩子，只有得到营救才是头等大事。虽然他有怯懦的一面，但仍不失为理性的代表。杰克一向任性，且心狠手毒，充满权欲，因而富有神话中的魔鬼的气息。按照戈尔丁写作这部小说前宣称要使这部作品成为形容儿童在荒岛上如何作乱的“暴露人的真面目”的意图来看，杰克可谓是人性之“恶”的代表。至于西门，西方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西门确实善意地预言过拉尔夫日后一定能回归家园；他不相信岛上有怪兽，在忍受了艰苦的磨难后终于揭开了怪兽之谜。他要将喜讯传给大家时，却好心不得好报而遭到意外。从这一方面的情节看来，西门是富有宗教色彩的先知先觉的人物。

围绕上述特定的环境、情节和人物，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

富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即在这个荒岛上，是有规矩地正常地生活，保住篝火不灭，以期得到营救为好；还是搞分裂，不顾后果地满足食肉欲望，乃至相互残杀为好。理性的回答当然是前者，但故事情节的发展却是后者得势。扩大地看，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但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人民赢得战争并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战后历史发展的结果，远比那荒岛上的结局要强得多。读者可以看到，在紧凑的情节中，作者对非正义战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针砭步步深入。在他的笔下，学童定下了各种生活的规矩，一如成人社会；后来杰克挑起的分裂与残杀也一如强加于人民的战争与屠杀；甚至连杰克耍弄的阴谋诡计也与成人的作为如出一辙。所以，这部小说反映的主题表达了作家对西方社会弊病的鞭笞，但他却无力通过人物的遭遇来显示人类的光明未来。戈尔丁对世态所持的悲观看法也正是小说的局限性所在，因为他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来剖析社会，所以也就不可能从学童身上找出那产生许多悲剧性事件的原由并让他们以自身的力量去防止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戈尔丁同许多西方作家一样，是着意从抽象的人性善恶上探索社会问题的，因而始终徘徊于这一条不得要领的创作道路之上。

戈尔丁对人类命运所持的关注态度和消沉情绪在全书结尾处凝炼为对拉尔夫的一句描绘：“……为纯真的泯灭，为人心的邪恶，为死于暴力的真挚聪颖的友人猪仔，而哀伤恸哭。”这句话既点明了主题思想，又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愤世嫉俗的心情，但是他却无法使他笔下绘声绘色地描写的拉尔夫摆脱困境，最终不得不借助于某种外来力量获取一个聊以自慰的结局。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这种外来力量是不存在的。

《蝇王》虽然在思想内容上有如上不足之处，作者的艺术手法却有独到的地方。英国传统的历险小说，如《鲁滨孙飘流记》，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作品，富有开拓性；《珊瑚岛》是流行小说，具有皆大欢喜的情节。戈尔丁正是利用了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的历险小说的形式，一反其传统的内容，来表达作家对人类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痛心疾首的呼吁的。作家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下了一番苦功。此外，在情节安排、人物对话、情景描述等方面，作者大量使用了隐喻、对比的手法，以收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突出主题的效果。例如，杰克是第一个提出要“立规矩”，不能当“野人”的孩子，但他后来却带头造犯规矩，成了“野人”的“头领”。他的一反初衷的种种行为，不但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紧密联系主题，使读者产生对西方社会的种种联想。这类例子是不少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戈尔丁的匠心。如前所述，由于作家参加过战争并有过长期的教师生活经历，他赖以创作这部小说的生活素材是极为丰富的。他通过现实主义的笔触，将一个个孩子描画得栩栩如生，更使作品富有艺术感染力。

威廉·戈尔丁是1901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第七个获奖的英国作家，也是近三十年来第一个获得这项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对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在我国尚未深入广泛地展开，译者译出他的成名作《蝇王》并对他的作品进行点滴介绍，仅仅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陈瑞兰

1984年2月 中关园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螺号的声音	1
第二章 山上篝火	30
第三章 沙滩上的窝棚	49
第四章 花脸长发	61
第五章 来自水中的怪兽	81
第六章 来自空中的怪兽	103
第七章 阴影与高树	120
第八章 献给黑暗的祭品	138
第九章 死亡的景象	162
第十章 螺号与眼镜	173
第十一章 堡垒岩	191
第十二章 猎手的呼喊	208

第一章

螺号的声音

一个金发男孩从最后几英尺的岩壁上滑溜下来，开始小心翼翼地找条道儿奔向环礁湖。尽管他已脱掉校服式的毛线衫，这会儿提在手里任其飘摇，灰色的衬衫却仍然粘在身上，头发也湿漉漉地贴在前额。在他周围，一条狭长的断层岩直插林莽深处，一切都沐浴在炙热的阳光之中。他正在浓密的爬山虎的藤蔓中和断裂交错的树干中艰难地行进，只见一只小鸟冲上云霄。它那掺杂着蜡黄的鲜红羽毛一闪，发出一声销魂的长鸣，另一个声音随即应声而起。

“喂！”这声音说，“等一等啊！”

断层岩边缘的矮树丛摇晃起来，雨珠大点大点地滴嗒下来。

“等一下，”声音说，“我给缠住啦。”

金发男孩停下来，挺自然地拽了拽他的袜子，刹那间仿佛林莽就是英国老家了。

那声音又讲话了。

“周围尽是些藤蔓，我简直没法儿动弹啦。”

声音的主人从矮树丛里倒爬出来，细枝蔓叶沙沙地刮擦着他身上油腻腻的风衣。他那滚圆赤裸的膝盖弯儿叫荆棘缠住刺

伤了，只好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荆刺拔掉，这才转过身来。他比金发男孩个子矮，但是很胖。他正在寻找安全的下脚点向前走来，然后抬起头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四下里张望。

“拿喊话筒的人在哪儿？”

金发男孩摇摇头。

“这是个岛。至少我认为是个岛。那儿是海面上的一块礁石。也许这儿到处都没有大人了。”

小胖子看上去吃了一惊。

“有个驾驶员。可是他不在客舱里，他在前边。”

金发男孩眯紧眼睛凝视那块礁石。

“其他的孩子，”小胖子接着说，“有些一定也跳出来了吧。一定跳出来了，是吗？”

金发男孩尽量象没事人似地开始找寻通向水边的道路，他想摆出一副超然而又不那么漫不经心的架势，可是小胖子却紧紧地追随他。

“难道就没有一个大人了吗？”

“我看没有。”

金发男孩一本正经地这样说，霎时间他感到一阵野心能够得逞的欢快情绪，就在断层岩中央竖起蜻蜓来，倒竖着头向小胖子咧开嘴嘻嘻地笑。

“是没有大人！”

小胖子寻思了一会儿。

“那个驾驶员。”

金发男孩把脚落下来，一屁股坐在冒着热气的泥地上。

“他一定是把我们撂下来就飞走啦。他没办法在这里着陆。带滑轮的飞机不能在这里降落。”

“刚才我们遭到袭击啦！”

“他会回来的。”

小胖子摇摇头。

“我们往下降落的时候，我从一个窗口朝外面瞅了一下，瞧见飞机上别处都呼呼地冒火啦。”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断层岩地。

“这就是机舱擦过去的时候弄出来的。”

金发男孩伸出手摸一摸断裂得参差不齐的树干。这会儿他看起来倒是兴致勃勃的。

“飞机怎么啦？”他问道。“现在到哪儿去啦？”

“暴风雨把飞机卷出海啦。就是把树干都撞倒了也算不得危险嘛。一定还有些小孩儿在机舱里。”

小胖子踌躇片刻，又发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拉尔夫。”

小胖子等着对方回问他的名字，但是人家没有表示要交朋友的意思。叫做拉尔夫的金发男孩似笑非笑地站起来，重新找路朝环礁湖走去。小胖子紧挨他的肩膀走着。

“我估计会有不少我们的人分散在周围。你没见到别人吧？”

拉尔夫摇摇头，加快了步伐。接着他就被树枝绊了一交，啪嗒一声摔倒在地。

小胖子站在旁边大口喘气。

“我姑妈叫我别跑，”他解释说，“因为我有哮喘病。”

“哮喘——喘？”

“是呀，喘不上气来。我是学校唯一有哮喘病的男生，”小胖子略为骄傲地说。“还有，我从三岁起就戴上眼镜啦。”

他摘下眼镜给拉尔夫瞧，一面眨巴着眼睛微笑，接着用邋里邋遢的风衣擦抹镜片。一种痛苦而内心聚精会神的表情使他

苍白的脸庞变了样。他抹掉面颊上的汗水，匆匆忙忙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架。

“那些野果子。”

他朝断层岩地周围张望了一下。

“那野果子，”他说，“我想——”

他戴好眼镜，从拉尔夫身边走开，在纠结缠绕的繁枝茂叶中弯下身子钻了进去。

“我马上出来——”

拉尔夫细心地摆脱了树藤的羁绊就从枝叉中溜掉了。几秒钟之后小胖子又在他后面哼哼了，他正匆匆忙忙地穿过挡在他和环礁湖之间的枝条屏障。他爬过一根断木，就从树林里出来了。

棕榈树密布海岸，向阳伫立，或倾斜，或歪倒，碧绿的枝叶朝百尺高空展伸开去。树下的岸滩上布满簇簇粗硬的野草，被飞机撞得东倒西歪的树木将野草拉扯得乱糟糟的，上面七八落地堆着腐烂的椰子和棕榈幼枝。后面便是断层岩形成的空地和林莽的暗影。拉尔夫站着，一只手扶着一段灰色的树干，眯缝着眼睛观望波光潋滟的海水。大约一英里外的海面上，洁白的拍岸浪花溅落在珊瑚礁石上，再往远处那开阔的海洋是湛蓝色的。在珊瑚礁石的不规则的弧圈之内，环礁湖象山地的湖面那样平静，呈现出深深浅浅的碧蓝、墨绿和青紫等所有的颜色。棕榈坡与海水之间的狭长的沙滩一望无垠，因为在拉尔夫的左边，棕榈、沙滩、海水延伸至天边，周围总是笼罩着几乎可以瞧得出来的热气。

拉尔夫从棕榈坡上跳下来。沙土沉甸甸地覆盖在他的黑皮鞋上，热气迎面扑来。他觉得身上的穿戴很累赘，便使劲甩掉鞋子，一下子就扒下带有松紧带的袜子。接着一跃跳上棕榈

坡，扯下衬衣，站在头颅般的椰子中间，棕榈和林莽的绿荫暗影投射在他的皮肤上。他解开皮带上的蛇形扣子，拉下内外短裤，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凝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沙滩和海水。

他十二岁过几个月，童年时期鼓鼓囊囊的大肚皮已经消失，但却未达到发育得笨手笨脚的青春期。看得出来，他双肩宽阔厚实，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拳击家；不过他的嘴角和眼神却十分温顺，丝毫没有恶相。他轻巧地拍拍棕榈树干，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个岛屿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快活得哈哈大笑，竖了个蜻蜓。他利落地站起身之后便跳回到沙滩上，跪下来，双臂捧起两大堆沙子堆在胸膛上。接着他朝后一仰，坐在那里，明亮而兴奋的眼睛注视着海水。

“拉尔夫——”

小胖子在坡上弯下身子小心地坐下来，把坡边当成座席。

“对不起，我去了这么久，那些果子——”

他擦擦眼镜，在滚圆的鼻子上架稳，镜框已经在鼻梁上压出一个深深的粉红色的V字。他不以为然地瞅瞅拉尔夫的金黄色身躯，再瞧瞧自己的衣服。他一只手放在锁住胸膛的拉链上。

“我的姑妈——”

然后他坚决地拉开拉链，将整件风衣从头上脱下来。

“得啦！”

拉尔夫斜眼瞧着他，什么也不说。

“我想咱们得知道他们的名字，”小胖子说，“而且列出一张名单。咱们应当开个会。”

拉尔夫没能领会这个暗示，小胖子只好讲下去。

“我不在乎他们叫我什么，”他推心置腹地说道，“只要他们不象在学校那样喊我就行。”

拉尔夫觉得有点儿意思。

“喊你什么？”

小胖子回头瞟了一眼，才凑近拉尔夫低声说，“他们叫我‘猪仔’。”

拉尔夫尖声尖气地大笑起来，一跃而起。

“猪仔！猪仔！”

“拉尔夫——别！”

猪仔紧张地握着双手。

“我说过我不要——”

“猪仔！猪仔！”

拉尔夫蹦蹦跳跳地冲向沙滩上的热气，又装成一架战斗机，机翼朝后伸展，跑了回来，对准猪仔开机关枪。

“噢——噢！”

他俯冲到猪仔脚边的沙土上，躺在那里哈哈大笑。

“猪仔！”

猪仔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尽管对方只有这么点认可的表示，他也不由得感到心满意足了。

“只要你不告诉别人——”

拉尔夫在沙堆里咯咯地笑，猪仔脸上又显出那种痛苦而沉思的表情。

“等一下。”

他急急忙忙返回林莽。拉尔夫站起身，朝右边一溜烟跑去。

这里的沙滩猝然被一个方形物截断。一片巨大的粉红色花岗岩平地隆起，在林莽、斜坡、沙土和环礁湖之间突兀地伸展成一个四英尺高的石台。台面上薄薄地覆盖了一层泥土和粗硬的野草，四周棕榈幼树成荫。由于土壤不足，幼树长到二十英